

■城市浮光

1 逛市場

忽然我有些慌亂，又有點酸澀的感覺，因為她的手伸進了她的手肘裡，像小孩挽著媽媽的手不放。

她們相偎的溫度讓人心安。走在前頭的母女恢復了平穩步行節奏，我不自覺也放慢腳步，原本只去明亮超市購物，對傳統市場的陰暗黏膩往往卻步，但跟在這位媽媽豐厚的身形後頭，有種莫名想念。

想起獨居南部的母親也到了要攙扶的年紀，雖然母親常顧自走在前面或落在我身後，一刻也不願停留的我，居然不曾試著去配合她的步伐。我們很難這般親熱挽手而行。

正在胡想時，被前面擾攘人聲驚醒，只得快快止步避免撞上那對母女。那滿頭銀霜的胖媽媽正猛力搖頭，像否決我心中設問，女兒立即緊緊擁抱著她，在人來人往的市場，母女上演熱情戲碼，路過的人不免都投來注目眼光，矮胖的媽媽，頭垂得更低了。

「媽，醫生有講，開刀後就可以練習講講話，妳甲狀腺攏好啦。問頭家，看白鯧怎麼賣？」女兒附在她耳邊說話，音量明顯提高不少，旁觀者如我都聽到她們的悄悄話。

「媽，要自己講喔。」女兒頻頻鼓勵著胖媽媽說話。

我站在魚攤邊上挑揀著一盤瘦長透抽，不知該不該讓老闆幫我包裝？此舉會不會介入那女兒的教學計畫？偷聽別人說話真是我最大的缺點。

她的女兒正一句句教她母親說話。或許女兒要病後的媽媽積極走進人群，或許女兒疼惜母親不輕易說話，疙瘩不只存在表皮層，如鯁在喉的就是缺少那點自信。那胖媽媽脖頸那抹突起的痕跡要如何才能撫平？

「頭家…，白鯧…一斤…多少？」她說了。

胖媽媽是牙牙學語的幼兒，聲音有些模糊難辨，但她真的說了。

她的女兒彷彿自己的孩子第一天上學，緊緊握著母親的手，驕傲和不捨交雜在臉上。此刻我忽然明白硬底子演員只靠眼神和臉部肌肉就能演戲，而人生許多浮光掠影，倘若我們正在經歷，僅是分秒，就存在著故事。

手中的透抽都快全數被我翻攪成熟，我的眼睛是汗，鏡片有霧，她們在微笑。

「啥米？咁啲蚊子叫，講卡大聲啦！」不能怪魚攤頭家苛責，他根本不知正在進行戶外教學。

「嗯……，唉……。」

一陣低吟後，她想放棄，拖著女兒的手要離開魚攤。

「喂！小姐——那按內，不買了？」

她一發聲，會覺得像在乞討什麼嗎？好不容易鼓起勇氣想說幾句話的胖媽

媽，細小微弱的音量被市場呼來喝去的叫賣聲淹沒，連她緊張的呼吸我都能聽見。如果能握著 KTV 唱歌隨意可操控音量的遙控器，是不是容許我按下背景音樂暫停，左邊菜攤的大聲公你可以暫時休息，前方脖子上掛麥克風的阿桑去喝杯水歇喘一下吧。

「沒關係，再一次啦！媽，我們不要吃魚，吃水果好了。」不放棄的是女兒，她又一次在背後輕輕擁著自己的母親，一步步向前。

「老闆…西瓜…一斤…多少？我…要…西瓜。」

「先講好啊！買就買整粒，不對切喔。」

顧客付錢買東西，為什有些攤販老闆的口氣跼得要爬上天？西瓜頭家的話當場讓幾個在敲打西瓜是否富有水分的歐巴桑不太舒爽，不過眼前還在繼續教學評鑑，我們也不想和他計較了。

「好……。買一粒。」胖媽媽變成拿到整個月零用錢的小孩，大方說完這句話，母女倆高興的都笑了。

「好咧！美女要一粒西瓜，包甜啦。」西瓜老闆你真正會做生意，上次有聽到你和剛懷孕的婦人說，喫你的西瓜包生查甫囡仔，這次正港最欣賞你啦。

市井營生的聲音，草根地吆喝每個陌生人，同時聽到賣瓜的誇自己的瓜甜，賣雞的稱讚他的雞每天都有按時作運動，讓人不禁莞爾。生活的氣息，總在走過市場邊上，使人安心並真實感受到自己的確是存在這條街道、這擾攘的城市。

在城市中，許多聽來的對話，它們是故事，人們的故事。

想起自己不願與母親並行，其實也有很長的故事。

在大街上，本來母女倆興沖沖說好去逛菜市買東西，或許因為我不常這般順從聽話跟在一旁拎拿蔬果菜肉，母親總會往事忽然如泉湧，嘩啦不停的數落起父親和弟弟。家人的不是流水般淌過我背脊，當她碎唸不已，不自覺我會越走越快，在大街上，家中的難堪就這樣一件件赤裸裸地曝曬在日頭下。她那無謂的態度，讓我們漸漸成為陌路。

我還學不會耐心聽她說話。

有時我和母親離得夠遠，回頭看她，她竟站在原處不動，只讓人看到怨懟的目光。最後，我只得往回走，回到她身邊，接幾聲罵。

「行這呢緊，是有錢倘揀嗎？」她搖搖頭。

「有啊！我們去簽樂透好了，有簽有希望，妳操煩的那些問題應該可以全部解決。」

她瞪了我一眼，笑著說：「三八查某。」

如果剛好有人正好走在我和母親身後，不知他人會怎麼想。

2 失去臂膀的人行道

某個週末晚間，朋友購物完畢於返家途中，在離家不到五分鐘的路上被搶了。尚是晚餐時分的街道，一部雙人乘坐的摩托車呼嘯而過，搶走了她握在手上

的皮夾，她到警察局辦好掛失手續做完筆錄後，回到家才打電話告訴我這一切。

姑且不論她是不該將皮夾握在手中引人覬覦，但還不到晚上七點的光景啊，這城市的治安著實令人生懼。我常在傍晚散步購買吃食，肩上掛著或拎著包包是常有的舉止，難道以後都只能將鈔票塞進口袋裡，兩手空空閒晃了。

朋友被搶的那條街，在公園附近，曾多次開車經過。回想夜晚街景，那裡不算明亮但兩旁也錯落幾家店面，唯一暗點應是座小型私人停車場，停車場邊上有條小徑並未鋪上紅磚，所以稱不上是人行道，朋友就是經過這條暗黑小路被搶。

缺落紅磚的道路像失去臂膀的懷抱，中永和到處存在遺失了人行道的道路，傍著馬路和汽機車爭道的行人，過路時大有此路是我開的豪氣，有人則是畏縮地閃躲騰挪彷彿在舞池快速滑步。

在失去臂膀的城市行走，我們的心要格外強壯。

朋友說自此之後不論白天黑夜，她再也不敢走過那裡，後來連夜晚她都不再出門，寧可待在家裡面對電視按遙控器。綠意盎然的公園離她家不到幾十公尺距離，但是要穿過她被搶走的勇氣，進入心跳加速與腎上腺素下降的空間，她寧可在一百多台的頻道游移。

住在宜安路的她理應很平安，如今坐在家中不用擔憂身後迫近的機車引擎聲，可依據自由意志走動，動動手指電視購物就宅配外送，除非工作絕不出門，萬不得已生病寧就不就醫。我去找她時，她快成了一隻被困在家裡的獸，低吟怒吼。

「妳知道，連狗都有人會按時帶出去放風，我只能當看門狗，留在家裡最安全。」她無奈的撕開一包洋芋片，嘩啦啦倒進碗裡，問我要不要吃？

我搖搖頭。窩在沙發的她比魚干女還要頹廢自棄，完全不像在辦公室裡領導十幾個員工的幹練職場女主管。

有一次恰巧又路經案發現場，握著方向盤的我，想起堅持留守在家的她，再也不敢靠近這個曾將她對於人的信賴洗劫一空的地方。我出神了片刻，忽然望見後照鏡中那個單車少女，居然一直騎到快車道來，她差點擦撞到我側邊的鏡子。

她搶走了我想給的安全感，在這一瞬。

3 等待

平日固定前往教書之處和幾家咖啡館，有時因為評審工作抵達外縣市，會讓人有遠征他處探險之感，最多時刻就在住家附近散步，發現生活中錯過的細節。

我發現有些店家永遠坐著枯等客人上門，有些地方卻擠滿了等候的人，我常想如果他們能彼此看對眼，就再也不用苦苦的等待了。

像社區後面巷子裡新開這家「幸福雞蛋糕」，不到兩坪的店面，單單只賣雞蛋糕這種輕巧點心。受不了光是想像吃了有多幸福？我的確下手買過兩三次，剛從烤盤取出的動物形狀雞蛋糕，吃起來外酥內軟，自覺空空的胃頓時立即填滿幸福感，但少見有人光顧小巷中的小店小蛋糕，我總要為他們擔憂還可以幸福多久？

我家社區距離捷運站步行只要十分鐘，樓下還有小型超市、連鎖 DVD 租片門市和一間幼兒園，可謂是生活機能健全的居住之地。

超市人來人往不需廢言，隔壁的幼兒園，每逢上學放學時間必令人聲鼎沸鬧熱滾滾，常會引得不明所以的過路人駐足張望，有人還以為超市正在進行低價促銷或過季商品清倉拍賣吧。

很難說聚集而來的人潮是否幫襯了超市的生意，這些人多是來接送學童的家長，他們或站在幼兒園門口，或坐於人行道的座椅，有些還窩在汽車座位裡連引擎都還沒熄火。只見早上親子送行，有的孩子灑淚如梁祝十八相送般感人肺腑，有的孩子急著奔進奔出，一下拿了書包忘了玩具，拿了玩具又忘了聯絡簿。

我路經此地常混坐在家長裡看看孩子，我喜歡看孩子剛睡醒的小臉。後來發現早晨的離別不過是清粥小菜，傍晚的迎接大典才是重頭戲，候著孩子放學的家長最是壯觀，父母的眼神通常聚焦於一處，如同等待情人般灼熱的望著老師，期盼那手上的麥克風吐出熟悉姓名。他們翹首盼望著奶聲奶氣的孩子，穿著圍兜兜捧著學校剛做好的紙黏土或一張畫，分離一日的情緒此時鏗鏘沸騰至高點，這裡一對緊緊擁抱、那邊一雙挽著脖頸親吻，頻頻細訴分離的點點滴滴。

我也經常混在聚集人潮裡，我愛看他們相聚重逢的表情，甚至希望「幸福」雞蛋糕可以推著小攤車到這裡來，這種溫馨接送情比八點檔連續劇還要賺人熱淚。

當幼兒園的小朋友輕輕揮著手，說：「老師再見！」老師也說：「小朋友再見，明天見！」所有的小朋友都安全的交到家長手裡了。

接著老師們收拾起門口的旗幟和擴音設備，按掉招牌燈，老師們此時鬆了一口氣，開始閒聊今天哪個小朋友真調皮。那安心的表情我真是百看不厭。